

得一天自由，就为被捕同人奔走营救，探听消息。

刘仲宜自到宪兵队，即受一连串的酷刑审讯，如疲劳审讯、电流通脑、灌辣子水、滚铁板、卧短凳等，简直把他折腾疯了。所有被捕的人，胸前都挂个“反满抗日犯”的布条子。

案子始终秘密进行，从未宣布。经过了半年以后，被捕的人有的被释放出来了，接着陆续放回，较严重的不到8个月也都出来了。这个案子似乎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案结后，小组同人除少数因业务不能离开沈阳的以外，多数都设法入关，转到后方，参加抗战去了。

巩天民在警务处受审问时，有一个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塚对他说：“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并且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的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事后巩天民谈起这个日本特务所说的这段话，刘仲明说：“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 林耀山冒死进见国联调查团

林瑞联

（编者按：林耀山，字日暄，梨树县梨树乡人，192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学物理部。历任教师、辽宁省立第一中学学监、师范学校校长、辽宁教育会会长、陕西省山阳县、商县县长等职。1945年光复后，曾任梨树县县长、辽宁省

教育厅长、辽北省议长、国大代表，全国解放前夕去台湾。本文是其女儿、河北省政协常委、省侨联副主席、河北财经学院讲师林瑞联所撰。）

我家是梨树县红杏山人（今梨树乡中安堡）。家父林耀山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学物理部。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时，他正在校读书，是北京高师的学生代表，“五·四”那天游行队伍攻入曹宅，他也正在其中。毕业后在辽宁省教育界做事，直到“九·一八”事变第二年。

这里要记述的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所作的几件事。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

1931年，家父在沈阳任辽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兼辽宁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

9月18日晚11点左右，日军以演习为名炮轰北大营，第二天占领沈阳，随即筹划炮制伪满洲国，劫持了末代皇帝溥仪。1932年春，溥仪粉墨登基，日军把一个伪满洲国强加给东北三省人民，企图割裂中国，然后并吞。

事后，我国政府曾向国联提出控诉。控诉日军武装侵略中国，以武力制造了伪满洲国，并坚决反对满洲国。而日本方面宣称：满洲国的成立是满洲国民的自决。因此，国联派了一个调查团到东北实地调查，这个团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领，即后人称之李顿调查团。

听到这个消息后，家父约了几个爱国及主持正义的好友，集会商议，一定要让调查团听到真正的中国人民呼声，得到日军武装侵略炮制伪满洲国的证据。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搜集资料的领导小组，分头行动，定期聚会，会址设在沈阳盛京施医院一位英国大夫家中。

家父负责搜集省政府和外县的有关资料。因为他有很多学

生帮助，工作进行很顺利。从本庄繁进占沈阳第一号大布告起，到日军侵占各地，残酷镇压百姓，胁迫群众，伪造民意，策划伪满洲国种种罪行，都有确凿的证据资料，每份资料拍了照片，照片下面还有英文说明。搜集资料工作很快完成了，各方面的资料集在一起，装订成册，准备呈送给李顿调查团。

在李顿调查团到沈阳前两周，一切工作都基本就绪，最后一次聚会时商定：这份资料报告书由家父负责签署，因为家父被选为辽宁省教育会会长兼文庙奉祀官，是合法社团和教育界的当然代表。由医院英国大夫把李顿约到家里以聚餐为名，举行会谈，家父事前在那里等候，李顿来时，送交那份准备好的资料报告书并当面陈词。

可是李顿调查团到沈阳后，立即被日军严密控制起来，被安排到南满铁路大和旅馆下榻，不许逾越警卫线。原来的谒见会谈计划全部落空。他们又商议，由英国大夫先持资料报告书送去，会谈陈词一事待接见各界代表时再相机行事。

与此同时，家父还动员学生到各县发动群众给调查团写信达数千封，向调查团表明民众坚决不承认满洲国。这些信，家父设法由邮政总局直接送给了调查团，免遭了日军的检查没收。

过了几天，教育厅通知家父，调查团邀他会见。那天家父先到了省教育厅，厅长和日本顾问坪川告诉他，见到调查团，一定要表达教育界欢迎满洲国成立。坪川交给他一份事先炮制好的陈情书，并严厉训斥：这份陈情书就是教育界的意思，你当面交给调查团！坪川象押解犯人似地送家父到大和旅馆。先到日本随团大使处，审问了一番，又到日本站警察办公室，同样审问了一番，又问他为什么要见李顿调查团，他说呈送陈情书，最后才被领到调查团候客室。家父拿张名片交给一个服务员，请他传达并求见李顿。这个服务员刚进去，坪川就告诉家父，这

个服务员是日本署长化装充当的。少时，出来一人问哪位是林先生，请进去。家父正要进房，坪川立即上前介绍来一个人，说是代家父请的英语翻译，又向调查团的人说林先生不会讲英语，特地带来这位翻译。这位不速之客正要同家父一齐进去的一刹那，被调查团的人拦在门外，说今天同林先生讲中国话，不用翻译，才摆脱了他。进屋后，见到李顿的亲信秘书，说李顿特忙，派他来见，要林先生把要说的话无保留地说出来，他会如实转达李顿，同时一定为林先生保守秘密。家父当时激动万分，一腔热血沸腾，个人安危早已不顾了。先问他见到那份资料报告了没有，回答已经收到了，李顿爵士十分重视，藏在领事馆的保险柜里。家父随即侃侃而谈，主要内容是：一、日军侵占东北出于预谋而不是自卫；二、成立伪满洲国是重施灭亡朝鲜的故伎，先让东北三省脱离祖国，然后侵吞之；三、伪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用武力制造出来的傀儡，完全是日军操纵支配，每一机构都有日本人，名为顾问，实为首脑；四、东三省人民都是中国人，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绝对不承认，更不接受伪满洲国；五、前几天农、商代表送来的陈情书都是日本人制造并迫使他们送来的，绝不可信。随即拿出坪川要他递交陈情书说，这也是日本人制作好要我送来，与前面的一样，你们相信吗？刚才日本人说我带来翻译，其实并不是，既无此事，更不识其人，而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七、现在东北各学校都有日本人任教员，把英文课改为日文课，还篡改了中国历史，教育界全体师生坚决反对，更坚决反对伪满洲国；八、恳请李顿爵士主持正义，对日本严加制裁，还我东北！

这是真正中国人的心声！

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家父讲完，李顿秘书高兴地说：“你的报告和你今天的陈述，是我们到此地后所直接获得的真实

资料，极为宝贵。”

家父告谢出来后，坪川仍在候客室等候，脸色极为阴沉难看。他先把家父领到警察署办公室，一警官昂然上座，声色俱厉地审问家父：见调查团都说了些什么，调查团问了些什么，答了些什么。家父自觉为民族、为国家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心情很平静，态度从容，并无惧色。他灵机一动，竟照着日人炮制的陈情书内容，足足编了两个钟头的谎话；座上有一人认真记录。这一关过去后，又领他到大使办事处，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复，又是两个钟头，又有人认真记录。出了大和旅馆，家父以为可以回家了。可是坪川竟把他送到了东北日军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这次非同前两次，审问家父时，坪川都是侧立侍候，坐在上首的日本军官仍然追问，向调查团说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家父又把谎话重复了第三遍。幸好三遍如出一辙，暂时混了过去。日本军官训斥了他一顿，才许回家，到了家里时已是夜间了。

这年5月份，家母生下了我，因为时常替家父担忧，身体虚弱，家父只好深居简出。为了纪念他此次为民请愿、冒死进见国联调查团之举，给我起名叫瑞联，也包含了对国联的莫大的期望。

秋天一日，国联调查团李顿报告书发表，各报均有登载。其中说到在沈阳接见各界代表，有的当面告诉调查团：“东北人民反对满洲国，满洲国是日本人用武力强行制造出来的，强加给东北人民，绝非民意”等等。朋友们劝家父：调查团接见各界代表，只有你一个没有翻译在场监视。日本人肯定认为这些话是你说的，最好离开东北吧。这时家母身体稍微康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1932年秋末（或冬初）我们经营口到了天津。

伪满洲国初筹成立时，曾几次邀请家父出任伪教育厅长，都

遭到拒绝，后来又请他出任伪满洲国负责文教的官员，家父说：“我若出任主持文教部，一定会逼我先改历史，消灭民族文化，我将是千古罪人，还有何面目再见我的同胞。”坚辞不允。当时因为等候李顿调查团到沈阳，所以冒险留了下来。待完成他应做的事情以后，才离开故乡到了关内。

这件事离今已多年了，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了。人民从未忘记历史上为民族为国家做过任何好事的任何人。家父虽然离开大陆多年，但家乡父老仍在传说着他进见国联调查团的这段佳话。家父也以他曾为民族为国家做了这些该做的事情而自慰，时常对我们讲起，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寓意勉励我们。

（梨树县政协供稿）

## 一份反对成立“满洲国”的《递李顿书》

齐大非

我的父亲齐东野，又名齐国昌，“九·一八”事变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11月下旬齐齐哈尔沦陷后，我父亲和一批爱国者随马占山撤至海伦一带坚持抗日。

1931年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就地调查研究中、日冲突原因。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成立，由英国代表李顿爵士担任团长，故称李顿调查团。2月初由欧洲出发，于3月14日到达中国。

无论国际联盟是否会主持正义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调查团来东北就地调查中、日冲突原因这件事本身在客观上无